



人间真情

□鲁声娜

不幸的四姨不幸又患了癌症。
确诊时四姨还不到五十岁,离婚多年,有一子,尚未立业成家。
那年十二月初,一直怀疑自己重感冒的四姨,在医院,却被从胸腔中抽出了大量积液,并被诊断为癌症。几天后四姨转到上海手术并接受化疗,之后便开始有无休止的检查、用药、检查、用药。
四姨是我最小的一个姨妈。我很多儿时的记忆都与四姨紧密相连。小时候,每到寒暑假,三姨、四姨就要骑自行车带我和弟弟去外婆家。外婆家的老房子和那偌大的梨园里,留下了我们许多快乐童年的回忆。即使长大以后,寒暑假在四姨家待上几天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印象中的年轻时的四姨,浓眉大眼,圆圆的脸,留着一根黑黑的长长的粗粗的大辫子,健康、时尚、美丽、自信、活跃、歌唱得好舞蹈得棒,又能说会道,好像还是当时大队和公社宣传队的积极分子,后来被推荐上了农大。听说我儿时哭闹她常这样哄我,不哭不哭,四姨跳个舞给你看看,然后就以我为圆心,声情并茂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考上大学那年,四姨作为整个家庭的代表专程送我去学校。在学校,她极其仔细周到地为我安排好入学入住的一切事宜,临回来前还再三将我托给同宿舍的女生,托给在当地工作的她的熟人,还有当时同学校的一位高年级的老乡(我现在的先生)照应。

四姨是个能干的人,性格直率,心灵手巧,做事认真,并且干净利落,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四姨极爱整洁,家中桌椅用具,她天天擦了又擦抹了又拭,所有物件总是一尘不染。每一件衣衫,哪怕已很陈旧,也总洗得干干净净,叠放得一丝不苟。和所有女人一样,她很爱美,但同时她又很俭朴。买一件衣服总要跑许多天比较许多家,为的是买最适合自己的同时又是最经济实惠的。同一条裤子,她能够依据流行时尚和自己的胖瘦作多次修改,穿在身上却总能显得得体大方。

四姨视儿子为生命,对儿子极其细致关切。儿子是她唯一的寄托,唯一的希望,也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依恋。她执着她相信儿子的每一个承诺,任何时候总是为实现儿子的每一个愿望而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而儿子的每一点进步,哪怕极其细微,也都让她感到由衷的欢欣。四姨是坚强的,感情的,婚姻的曲折磨难虽使她身心俱疲,但并没有打倒她,一个人默默支撑经营自己的小家,独自带大了孩子,却难得听到她一句怨言。而她的生活又应该是非常单调寂寞的,虽然她总说已经习惯了,但我仍仍然难以想象,长期以来,她是如何经常一个人做饭又一个人又把饭咽下。总见她把毛衣拆了织,织了拆,我女儿刚出生时,她还专门为我为女儿织了好几件非常漂亮的毛衣,楼下的邻居说,她甚至为儿子未来的孩子已经织了好几件毛衣!

在上海进手术室前,四姨塞给一直陪伴她的三姨一封信。信,是她悄悄写下的,泪痕斑斑,是给儿子的。信中,她嘱托儿子,忘记妈妈的缺点,记住并学习妈妈的优点,好好做人。三姨读了信,一次次泪流满面。

经过近十三个月的痛苦挣扎,四姨还是无奈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四姨最终死于肺癌。
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了,四姨将家里所有的东西进行了一次重新整理,并在儿子放国庆放假回家时一一告知明白。她还从影集中精心挑选出一张自己的相片,亲自到照相馆去放成一大一小两张。有一天我去看她,她将那两张相片拿给我看,问我效果怎样。她告诉我,她已将遗书都写好了,还说,走的时候准备穿自己平时经常穿的那些旧衣服,一是自己习惯了感觉自然点、舒服点,二是不想让到时去看她的人有生疏感。除了不停息的喘与咳,四姨与我谈论这一切时,语气、表情都极其平静,平静得让我忍不住叹息。

即使在她生命最后一段极其痛苦的时光,为了不影响大学在读的儿子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她坚持不告诉儿子实情,不让通知儿子回家。最后不得已四姨又住进了医院。一个傍晚,四姨用了很大的力气一个人悄悄从医院走回自己的家,在空无一人的屋里,四姨禁不住悲从中来跌坐在地上放声痛哭,悲伤的哭声惊动了楼下的邻居奶奶,邻居奶奶劝慰不了索性陪她也痛哭了一场。那是四姨在她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最后一次回到自己的家。

之后不久,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夜晚,她坚持看到了匆匆从外地赶回的儿子最后一眼,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便永远闭上眼睛作别了她深为眷恋的人间世。

抽屉里有一张放大的封了塑的黑白半身单人相片,相片上的人是年轻时的四姨。相片上的四姨,圆脸,浓眉,眼睛大而而有神,两条短麻花辫自然垂落在饱满的脸颊边,甜甜的微笑中流露出勃发的青春与美丽。这正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四姨的形象。

相片是四姨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送给我的。当时,她把相册拿出来,给我看她。我随便翻着相册,看到了这张,说,这张挺好,她立即说,你要么?不容我回答,接着就说,送给你,就放在了我的手上,送得那样急迫而干脆。那阶段,我感觉,她总想送我些东西。比如说,一件别致的小衣服,还立即强调说,新的,我没穿过。我故作轻松自然地对她说,你留着,马上病好了自己要穿呢,她便不吭声也不勉强。那些东西,她曾经是多么地珍爱。有的东西,直至她生病前还一直没用过,只偶尔翻出来看看,欣赏欣赏,到了生病治病的时候已没有再用的心思与必要了。看得出来,我拿了她这张相片,她心里大概是挺高兴的。

去年的一段时期,四姨曾几番入我夜梦,梦中的她,有时平静,有时轻松,有时则让人悲伤。有一次,我梦到自己也得到了绝症,医生说仅剩一个月的时间,于是体会到了人之将死的深刻的无奈与悲凉,责备自己四姨去世前怎么没有多更多地去看望她陪伴她,终于在恸哭中醒来。国庆假期,送走先生外地来访的团友们往回赶的路上,我说,白天又没想到四姨夜里不知怎么又梦到四姨了,先生没搭话,几分钟后车开到集镇上时,先生突然停车,说我去买点纸,我们去看看四姨。先生话音刚落,我就开始流泪,那泪似乎早就蓄积在那里等候在那里,那么自然那么顺畅地不停地往下流,汩汩地流,一直流到我站在了四姨的墓碑前。

嵌在四姨墓碑上的,正是她生前自己亲自选定与冲印的那张彩色相片。短发,双颊瘦削,神态冷静,因为模糊,看上去似乎又有几分茫然,好像是在竭力想着什么事。

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薄淡的太阳斜照在四姨墓碑的相片上,照在周围林立的墓碑镶嵌着的或黑白或彩色的相片上,公墓里一片寂然。寂然之中,多少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正在安睡。每一块墓碑下,每一张相片后,都有一段已经冷却了的人生故事,那些曾经的爱与痛、欢乐与忧伤、成功与失败、满足与遗憾,一切的一切,终究都化作了一捧灰,与一截嵌着他(她)的相片的冷冷的墓碑为伴。迎着夕光离开墓地,回望间,一缕白烟悠悠飘动在四姨的墓地,三只只鸟,寂静的碑林间无声飞起,又无声落下。那一次以后直至现在,不知为什么,四姨就一直没再进入我的夜梦。

名家有约

家国风正一帆悬

□贺春光

20 挂牵时从射阳走出去的李锦先生,55 年后回到家乡射阳,自家出资出力,办起一个展览馆,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汇报“少小离家老大回”的经历和作为,以及家风、国风给予他人格的熏陶和意志的铸就,他说自己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情:调查研究。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李锦入伍,在部队搞新闻成绩突出。后来到新华社当记者,更是同调查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他屡屡突破政治禁区,屡获全国好新闻、新华社社级好稿奖,人民日报用稿量一度居全国记者第一位。这是成功。“成功”是促成他进一步沉下去调查研究的催化剂!他也曾被人批为资本主义吹鼓手,报道被人质疑并对其进行调查,下乡采访被派出所扣留过,甚至成为本单位唯一没有提工资的人……这是挫折。“挫折”会让人灰心丧气。但对李锦,“挫折”却如弹簧受压形成反作用力,激励他更加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怎样做好这件事?一个人,在一个村庄一蹲就是 50 天,连续多年。就是他调研的一个缩影。新华社记者的身份,也使他“下情上达”保有着一定的通道。他走向了更大的成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给予他充分肯定:“你有发言权”!

过来的几代国人都记得伟人说过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说李锦“你有发言权”当然不是指他的资历和地位,不言而喻——来自他的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真理。那么“有调查就有发言权”吗?不一定。伟人还说过,“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确保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可信度是前提。选择合适的调查对象,设计科学的调查问卷或调查方案,充分调动调查对象的积极性,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李锦编织起一张由 500 多个问题组成的农村调研提纲,一个树根,三个树枝,15 个树杈,70 多个小叉到 500 多片树叶的树状调查网,把亟需破解的难题一个个列出来。保证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可信度。他还将亲历的事情按顺序整理成《调查研究三十六法》,成了国家有关部门“炼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的好教材。”

行文至此,也许读者会问,李

锦的学风、作风、文风……汇成调查研究之风是如何养成的呢?我们回头从“李锦调查研究暨家风展览馆”这个馆名说起吧。“调查研究暨家风”联缀成句是很“新鲜”的组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的是党风、政风、和家风虽有一定的关联,但毕竟属于不同的领域。调查研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用于收集、分析和解释数据,以了解特定现象或问题。而家风则是一个家庭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的体现。对家庭成员的行为和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研读李锦,必当以家风开篇。
李锦先祖是苏州移民到盐城、建湖,直到他的祖父辈再次移民并定居中兴桥。其祖重视读书,多行善事。外祖三代私塾。自共产党开辟盐阜根据地,其父辈参加革命。前辈懿行嘉言成家风之源,近、当代见诸文字:忠良孝亲、好读上进、积德行善、艰苦勤俭成文脉特色。续建家规,再弘家风,固守国风本色,营构和谐家庭,激励奋斗人生,均以此为基础。前辈历尽苦难、移民奋勇开拓的不屈不挠精神,一直影响着李锦及其弟妹妹们的成长。李锦归纳了“先父十四功”“先母十八德”,揭示了其家族精神文化的传承,家庭中长辈的言传身教、价值观的传递,学校教育中对品德、理想的培养,就是他奋斗精神的来源和人生正确初心的形成。

家风乃国风一脉。李锦展馆大致分为四部分:寒门奋发读书郎,庄户人家好记者,振兴中华匹夫情,承上启下美家风,浑然一体,毫不幸强。家风与国风之间紧密相连,本质相通,相辅相成。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形成的风气、风格和风尚;国风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呈现出的整体精神风貌、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二者本质上都是文化价值和价值观的体现,都蕴含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良好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尊崇。

家风同国风之间,还有一个天然延展的过渡带——家乡风。李锦爱国、爱家、爱家乡,“爱家乡”容易被人认为是有家乡观念,那就是极大的误解甚至是偏见了。李锦的“爱家乡”绝不是那种无原则的偏爱。他回家次数不多,时间不长,但每回都要在家乡做些社会调查,作为记者就是采访。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就会写成稿件,投向媒体。他对家乡的宣传,特别严苛,一不是简单的好人好事,二不做浮光掠影的动态文章,而是立足于调查研究,形成思辨性、启示式深度报道。如《农业不能富县富民?——射阳县推动农业走向市场的启示》一文(发表于 1997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报》)对射阳县由农业大县走向农业强县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几十年间,李锦对家乡的丹顶鹤保护、射阳港开发、棉花百万担

和农业产业化等大主题多次给予报道。还直接、间接为家乡带出了一批会思考、能写稿的新闻通讯员。

把家乡风纳入家风似乎有点勉强,但是,优良的家风汇聚起来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乡风,进而影响国风;而积极健康的国风又会为乡风、家风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价值导向,促进家风的传承和发展。李锦兄弟姐妹这一辈,所生 6 子女,全部考上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个个成人,人人成才。

李锦本人,在家风熏陶、国风沐浴中,一路走来,创造了数不清的“第一”:第一位被人民群众称赞为(新华社的)“庄户人家的好记者”;被舆论界称为“当代中国调查研究第一人”;第一个发出中国“万元户”传真照片;1980-1982 年,他是人民日报用稿件,获奖数量全国记者第一人;1987 年 5 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贫穷落后 令人不安”的文章和 24 次连续报道,引发“初级阶段”理论旋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报发表批评报道第一支笔;1995 年,他通过调研提出资本经营论,解放“资本”这个词,成为新闻记者转变为理论家的第一人;2011 年起,他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成为国企改革重大政策解读第一人,……至于“第一时间”、“第一声”等“第一”,那就不胜枚举了!

面对李锦近四十本著作,十几家著名高校兼职教授的聘书,每年 39 个对开整版大报的理论文章,70 岁后还写出 150 万字高质量的理论创新作品……许多人都包括笔者都不敢相信:这个人有多么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有多么惊人的人格力和坚持的毅力?有多么感人、引人的人格魅力!显然,仅仅用个“勤奋”是远远不够的。

家国风正一帆悬!“李锦现象”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的幸事!没有政治清明的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一万个李锦也冲不上来!当然,即使国风浩荡如今日,也不可能一下子涌现出一万个有思想、有能力、有勇气的李锦!这就叫万事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人之成才,家风固然重要,国风更不可轻!而成材者的自身素质才是根本——李锦就是新时期特殊材料铸就的一位中国巨人。

李锦这个馆其实可称“双风”馆,家风+调查研究之风,正符合一个词,叫“家国情怀!”“家”是人生开始的地方,是共同生活的眷属和他们所住的地方;“国”是人生理想的源泉;“情怀”则是一种感情、一种寄托、一种希望。这是一种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

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 国族呼唤;企盼天公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红色记忆

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纪行

□颜玉华

仲春的运河载着碎金流淌,我踩着青砖的裂痕走进台儿庄战役遗址公园。风掠过城墙豁口时,忽然响起金属震颤的轰鸣——不是飞鸟惊起的余韵,而是 1938 年的月光正沿着弹道轨迹簌簌坠落。那座用三千枚弹壳熔铸的纪念碑,此刻在夕阳里吞吐着历史的烟尘。

五十三处战事遗迹如同未愈合的伤口,在重建的古城肌理间隐隐作痛。我抚摸清真寺外墙的弹孔群,指尖突然触到某种温热的震颤。讲解员说这是今年新设的体感装置,我却宁愿相信,是那些嵌入墙体的铅质记忆在春日返潮。每处弹孔都在全息投影里舒展成血色牡丹,花瓣上滚动着虚拟的硝烟露珠,而真正的刺痛来自展柜里那枚变形弹头——它曾穿透十九岁机枪手的胸膛,最终嵌进《论语》残卷的“仁”字中央。

在重建的关帝庙戏台遗址,褪色的榫卯裂缝渗出锈蚀气息。AR 眼镜中,我看见炊事班长老赵将情报塞进武生戏服的翎子,日军少佐的军刀劈开“精忠报国”匾额的刹那,满院梧桐叶突然化作纷飞的家书。最震撼的是西厢角楼虚拟展馆,三万片带弹孔的青瓦悬浮成星图,每触碰一片,

耳畔便响起不同方言的诀别絮语:山东汉子嗔吟“把麦种留给村东头孤老”,湖南伢子念叨“腊肉埋在灶膛第三块砖下”,而那个永远停留在十五岁的川军少年,反复呢喃的只是“娘,我鞋底纳厚些没有?”

月光漫过“血色巷道”时,全息投影在脚下绽开血花。1943 年的春寒在仿旧墙砖上凝结成霜,虚拟的刺刀寒光中,我望见卫生员小周用最后半卷绷带捆扎《康熙字典》。她牺牲时护住的不仅是典籍,更是一个民族对文明的最后坚守。此刻巷道转角传来童声英语,几个红领巾正在扫描墙上的二维码,他们手机屏幕里,当年的弹雨突然化作漫天白鸽,每片羽毛都载着不同语言的和平祈愿。

遗址公园最深处藏着“沉默之井”,八百个日军钢盔倒扣成环形阵列。春雷滚过时,这些战争容器忽然共振出低沉呜咽,井水在特定频率下显现各国反抗诗歌。有位母亲抱着婴孩俯身观望,水面倒影里,血腥的“三光政策”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盔交替闪现,最后统统融进孩童澄澈的瞳仁。

登上运河畔的观景台,暮色正将古城墙的弹孔染成琥珀色。对岸新栽的樱花林簌簌作响,每株树下都埋着未爆弹改造的

美好时光

飘香的大锅饭

□刘义飞

目前农场半肚菌的采摘即将告一段落,原本在办公室方寸之间工作的我,前一阶段也经常性地去加入支农的志愿者队伍中来。在菌菇种植基地里的工作紧张又忙碌,而当我们大家一起围聚在大锅前就餐的场景之时,恰似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记忆深处尘封已久的大门,因为小时候农忙时节吃大锅饭的悠远岁月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

孩童时期肩挑手扛是农忙期间的主要方式,有的同姓家族仿若紧密咬合的齿轮,还留着团结协作的传统,一同投身于繁重的劳作之中。田野间,麦浪金黄,长辈们头戴草帽,手持镰刀,躬身前行,利刃过处,麦粒簌簌而落。他们的衣衫被汗水反复浸湿,紧紧贴在后背,那一道道汗渍,宛如岁月镌刻的勋章。而年幼的我们,在一旁自顾自地玩耍,对长辈们的艰辛浑然不觉。

村子里,草堆宛如一座座绵软的小山丘,成了我们肆意嬉戏的乐园。在草堆上攀爬跳跃,时而钻进草垛的缝隙,如同隐

匿在秘密城堡中的小精灵;时而又从草堆顶端滚落,惊起一片草屑纷飞,笑声在空气中肆意回荡。小树林亦是我们探险的天地,穿梭于斑驳树影间,寻觅着鸟巢、野蜂窝,编织着属于自我的快乐时光。唯独河边,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雷池。村里流传着诸多因河边失足而酿成悲剧的往事,父母的严厉告诫时刻在耳边回响,稍有靠近,便可能招来一顿狠狠的责打,这让我对河边既充满好奇,又心怀敬畏。

家中的妇女一大早便围绕着那口黝黑的大锅忙碌开来。他们分工明确,挑柴、刷锅、洗菜一系列工作配合得井然有序。掌勺的任务一直由三奶奶负责,只见她手持一柄长柄铁铲,有限的掌理与质朴的蔬菜在热气腾腾的大锅中相互交融,在简单调料的催化下,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即便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缺少盐的年代,家家户户都想尽办法在农忙时节让家人吃得丰盛些,以最大程度慰藉一天的劳累。闻着香味的我们早就围在大锅

旁,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中珍馐,吞咽着口水。饭菜出锅,父辈们总是以孩子身在长身体为由将自己碗中为数不多的猪肉夹到我们碗中,我们贪婪地享受着他们的馈赠,大快朵颐起来,却从未留意过他们碗里尽是菜帮与瓜干。

众人围坐,或蹲在田埂边,或坐在简易的木凳上,共享这顿饱含温情的大锅饭。大人们一边谈论着庄稼的收成,来年的农事规划;我们则嘴里塞着食物,含糊不清地分享着玩耍时的趣事,欢笑声、交谈声交织在一起。

如今,身处农场支农的当下,农业早已不是当年的情景,不仅机械使用越来越全,越用越智能,人们的劳动汗水已不见,种田如今成为最为轻松的行业。而这次支农经历,让再次品尝大锅饭的我,承载着那段纯真无邪童年岁月的往事,成为生命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珍贵宝藏,时刻提醒着我从何处来,以及那些永不褪色的温暖与美好。

名家有约
人间真情
红色记忆
美好时光